

征稿：**海韻**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合歡花酒裡的千年光陰

邢紅霞

初見合歡花時，尚不知它日後會與酒結下不解之緣。四十多年前，在鎮上的同學家裡見到了那一樹細碎碎、羽毛似的花兒，一片紅雲般。風吹，飄灑，如若不是被枝條拽住，怕是要飛去。這在北方並不多見。

合歡，又名絨花樹、馬纓花，豆科

合歡屬植物，是吉祥之花。花粉紅色，絲狀，宛如一把羽毛扇。

讓我知道合歡花可泡酒的是女友。她這個人頗有生活情趣。那天，她神秘兮兮地捧來一杯酒，微黃的酒液在杯中輕漾。淺抿一口，淡淡的草藥香在舌尖散開，繼而與醇厚的酒香交織，令人回味無窮。文友轉身把盛酒的陶罐捧到我面前——罐底正靜靜趴著一簇簇「羽毛」。看我驚異，女友狡黠一笑，合歡花酒啊！怎麼樣？我恍然大悟，那「羽毛」是合歡花啊！聽過桂花酒、菊花酒，這合歡酒還是第一次聽說。細想，桂花、菊花能泡酒，這合歡花兒也定能。

她說，這合歡花酒，對你這般體寒之人最是相宜。其實，製作也簡。將適量干花兒放入容器，倒入白酒，浸沒花兒。加蓋密封，置于陰涼乾燥處。兩三周之後，即可飲用。如我這般手笨之人，是斷不敢和心靈手巧的女友比的。于是，便對著這酒一品再品。

《本草綱目》中記載，合歡花具有

活血止痛等功效，可用于治療憂鬱失眠，胸悶納呆，跌打損傷，瘀血腫痛等病症。

《醫學入門·本草》載：「主安五臟，利心志，耐風寒，令人歡樂無憂，久服輕身明目」。《飲片新參》載：「調和心志，開胃，理氣解郁，治不眠。」諸多資料證實合歡花兒有「安神解郁，理氣和胃，清肝明目」的功效，主治憂鬱失眠，胸悶食少。以此看來，合歡花兒有藥用價值。用它泡製的酒自然也有療愈作用。

不只有記載，還有事例印證。

據元人龍輔《女紅余志》載，唐代貞元進士杜羔曾因父死母離而「憂號終日」，為解其憂，「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，取夜合置枕中，羔稍不樂，輒取少許入酒，令婢送飲，便覺歡然。」這兒，夜合是合歡的別名。

《紅樓夢》中林黛玉僅有的幾次飲酒，其中一次飲的就是合歡花酒。黛玉道：「你們只管吃去，讓我自斟，這才有趣兒。」說著便斟了半盞，看時卻是黃酒，因說道：「我吃了一點子螃蟹，覺得心口微微的疼，須得熱熱的喝口燒酒。」寶玉忙道：「有燒酒。」便令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。黛玉不喝黃酒喝燒酒，自然是事出有因。她自幼身子骨弱，平時飲用，黃酒比燒酒更適合。不過此時的螃

蟹宴是在秋季，天氣涼爽，又在室外；林黛玉吃了一點螃蟹，螃蟹性屬寒涼，她身體承受不了。吃口燒酒才可冷熱調和，緩解身體不適。

從唐代趙妻以花解夫憂，到明清醫書載其功效，合歡花已在光陰中流轉千年。

合歡花在詩文中常被寄予美好寓意，如團圓、和睦、相思、恩愛等。唐代溫庭筠筆下「雨晴夜合玲瓏日，萬枝香裏紅絲拂」，這樣一幅畫面，想必是美好的：雨後初晴，合歡花在日光下香氣裊裊、紅絲輕拂的美妙姿態。如此氛圍，如若一杯合歡花兒酒相伴，該是何等愜意！

史鐵生的母親就曾在他們住過的院裡種過一株合歡樹。後來，他們家搬離了那個院落，她的母親也去世了。當他有一次來到小院兒時，人們說：「去看看吧，你媽種的那棵合歡樹今年開花了。」說得史鐵生「心裡一抖」。花兒開了，母親卻不在了。原來，這合歡樹還是史鐵生那份對母親深沉的思念啊！

尋常草木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合歡花從枝頭的雲霞，化作壇中的佳釀，歷經千年，在詩詞中搖曳生姿，在生活裡滋養身心。原來這就是歲月的饋贈——有些美好，不必遠尋，就在這一蔬一菜，一花一木裡。

遇見夏天

陳濤

梔子花
載著暮春的芬香
隨蒲公英
飄向遠方
知了在
池塘邊的樹上
和青蛙深情對唱
一曲情歌的熱辣滾燙
荷葉在水中
悄悄撐開碧傘
取一朵蓮花
芳華綻放
捧到心上人
美麗臉龐

藤蔓越過柵欄
青葉綠芽
肆意生長
農家菜園
蔬果飄香
藏著盛夏的繁忙
竹床還來不及
捕捉螢火蟲的熠熠
奶奶手中蒲扇
就搖出了漫天星光

文藝副刊



沉浮落星墩

劉平

中午時分，越野車終於停靠在鄱陽湖畔的紫陽堤上。我舉目遠眺，突然看見《水經注》裡「有星墮水化為石」的記載撞進現實。蓼子草在湖床上急速暈染，將裸露的湖床幻作翡翠般的草原。這抹綠意沿著地殼的褶皺奔湧，漫過明代石橋的殘骸，漫過唐代經幢的斷肢，最終停駐在草原中央的黑色巨石前。宋元時期的禪僧或許見過相似的場景——每逢枯水季，他們便踏著新生的草甸前來，在石墩上結廬大坐，將潮漲落落當作晨鐘暮鼓。

一條白線似的沙路延伸到草海中央。我們急奔過去，狀如脫兔。忽然瞥見幾隻蚌殼卡在湖底裂縫中，泛出冷光——好可憐的湖底居民，它們應該是沒能及時隨湖水撤退吧。再往前走，小路消失了，青草沒過腳踝，才知這綠毯原是浸飽了水的綢緞，有些地方甚至出現水窪了。三位愛美的女士不免徘徊，小柯卻早把褲腳捲到膝蓋，露出瑩潤的小腿向前衝了。——這人是個急性子，上午訪三疊泉也是她頭一個衝上觀瀑亭的。

真摸著石頭才覺得出稀奇，這赭紅的石墩堅硬如鐵，觸之若冰，週身卻密佈千千萬萬個拇指大小的孔洞，正如一隻龐大的蜂巢。莫非它真是天外來客，才會有這不同尋常的品相？疑惑一閃而過，我的眼睛又被這小島上的建築吸引住了。酈道元說，落星墩「周回百餘步，高五丈」，後人測量石墩面積為1800平方米，委實不大。可小小石島竟容納了一座兩人高牌坊、一座二層古廟、

一間亭、一座七層石塔、一塊石碑。更妙的是小廟東側，還生有一棵鬱鬱蔥蔥的古樹。

我不由陷入沉思：是什麼能讓這座小石島歷經千年湖水浸泡，依然挺立於鄱陽湖中呢？

我小心翼翼地側身登上七層石塔，企圖尋找答案。然而只看見天盡頭遠山若黛，白雲悠悠；草原邊緣的鄱湖餘波裡，帆影點點，白鷺翻飛。多麼美好的畫面，然而我們一年擁有四季，落星墩卻只能隨著鄱陽湖的豐水期和枯水期活出「沉浮」兩季。當春汛漫過三重簷角，沉潛便成為最莊嚴的修行——就像此刻沒入雲層的夕光，正將寶塔投影在三十年前的經捲上。然而哪怕墩上建築僅餘寶塔露出水面，它也要讓這利劍直刺蒼穹，白天，與粼粼湖光一起向天高歌；晚上，成為打魚者、遠行船的燈塔，為他們保駕護航。一直等到鄱陽湖枯水期到來，它才能站到陽光下，沐浴在月光中，看百鳥飛翔，綠草舞蹈。翻開資料，我才知道，落星墩並非神秘的天外來客，而是地球上的原生居民。當燕山運動的餘波將這塊赭紅砂岩推離湖岸時，它或許不曾料到，億萬年後，落星墩會成為李白筆下的「波蕩落星灣」，化作王安石眼中的「萬里長江一酒杯」。歸途中，掌心的卵石持續釋放著遠古體溫。遠處已有白鷺掠過漸漲的春潮，落星墩正將身軀一寸寸沉入湖水，如同收劍入鞘的俠客，等待下一個枯水期的「華山論劍」。或許我們都在進行著永恆的泅渡：那些被潮水帶走的，終將以星光的形態歸來——在漁火咬碎的月影裡，在地方志泛黃的折痕中，在琉璃瓦與博物館展櫃相認的瞬間，在所有等待破繭的沉默時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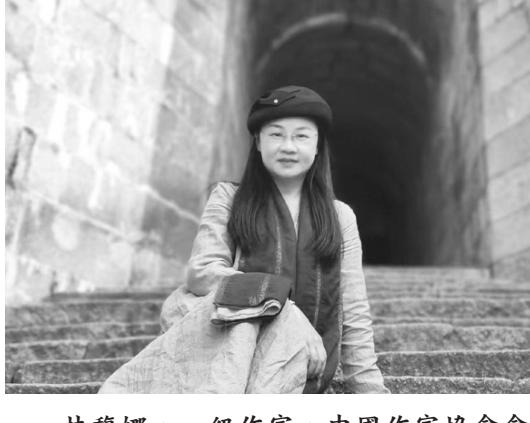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温陵氏 宓月

593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,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>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萬物相生



林馥娜，一級作家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廣東作協簽約文學評論家。主要著作有《詩者的織物》《我帶著遼闊的悲喜》《曠野淘穀》等，多次參與主編及評析大型書系。作品見于《世界文學》《人民文學》《詩刊》《作家》《中國社會科學報》《星星》等國內外期刊，高考模擬試卷及央視科教頻道。部分作品被譯為英、俄、韓、日、葡、德、蒙等多種語言傳播。詩歌、評論作品曾獲國際潮人文學獎、廣東省魯迅文學獎、《人民文學》徵文獎多種獎項。居廣州。

記憶中的小鎮

一條錯落鋪滿石板石條的老街，擁有一個既是它又非屬於它的名字。它叫後畔埔或老爺宮前，人們在挨擠中買賣，交換生存的必須。姿娘仔趕在上學前，從祠堂口水井裡，打起蕩漾的晨光。用來洗濯衣裳，用來照亮。在課間操時高唱我們是接班人的稚臉。午間的時針，有時因抽紗鉤花而急促，有時慢得無聊。巷尾的二胡拉起傍晚的風弦，越過圍牆，門縫鑽進夜間故事的餡料中。小孫女緊靠著牆壁，聽奶奶講驚悚的老故事。小鎮記憶的草蛇灰線，有些冷冽被藏起或忘記。

另一部分被時間的包漿所美化，就像老人向後輩講起過去年代的美好與艱辛，其心意，半為不忍，半為安撫。

元旦

這一天與任一天並無二致。每一個元日都是昔日的延續，每一個歲末都是來年的發端。時代的雲圖無法度量。它以變易的風雲進前或逆行。但我仍然祝福時間中的你——那怕只有一刻鐘的證明，也可以用數字的區隔去存證。你刻下的標記屬於你自己，不為時世所裹挾——祝福你，認證自在的你。

西林寺三笑

穿著儒道釋的不同教派裝束的三個人，他們誰也不代表。他們在虎嘯聲中哈哈大笑，笑聲穿透次元壁，在空氣中迴盪，充滿硝煙與混亂的世界。因此而靜得天荒地老。

代價

在古老的歐洲，A主義者想教訓那個以權謀色的B主義者。A用獵槍瞄準了B的腳，槍響了，B的腰下靶心被擊中。

他不幸剛好彎腰繫鞋帶，謀殺未遂的通緝犯，成為一個政治逃亡者，而在另一些地方，長期生存著許多內心的流亡者。

小鄰居

在電梯裡，他回答我四歲了真快呀，我對他爺爺感歎說。其中有三年，我並不知道那嬰兒的聲音是男是女，就像綠碼與紅碼的謎底，扣在口罩和二維碼裡。這一代人的嬰幼期猶如坐電梯，一鍵到達，正如一些電子鎖扣被一鍵刪除，而他們一無所知。

銀瓶濕地

山上有風，帶來造化的消息。大自然的動植物展覽園，需要一灣碧水，用來收納清流月影，給熱島效應頻生的城市，一個清涼的濕吻。草木豐茂，鳥獸涉足的物種生態鏈，需要相偕的平衡，互相拔動生機。這水泥森林之中的海綿體，落在銀屏山畔，用來梳濾時代的浮塵，乘風破浪的出海潮汛。它們並不介意光陰似水，就像人類，需要一些虛度的時光，用來呼親喚友，滴酒盡歡，同赴澄澈。

謝崗榕蔭

盤根于牆體深處的老榕樹，懷抱石壇上，風雲不改的麻石指南針，刻畫族群由宋至今的迭代史。

守望于村道叉口的一棵鹿回頭，向來人示意防空洞的過往，修竹與山芋肅然挺立，旁證漫長歲月的盤曲參差。

當祠堂繁盛的香火，續入燈火通明的高樓，扎根于石隙牆根的留守者，鎮守著八卦村遷徙綿延，方圓有度的羅庚盤。

入靜的古村，成為盎然植被的居所，萬物的助產師，布排著又一輪相生不息的孕產期。

築一座琉璃嶼

通向山與海的鵝卵石徑，在陽光下鋪展著斑斕的祈盼，等待出海者，漁獲滿船地歸來，冬暖夏涼的石頭屋，鎮守著故鄉的高處，彷彿親人永恆的守望，海鳥在山海間來往盤旋，宛如遠航之船，世代相承，來而復往，風鈴在陽台，播報著海風的行蹤，窗映燈火，望而生暖，往事的珠玉寶光，似彩氈飛揚，引你返回夢裡家山，築一座島，繁花如瀑，收藏去鄉經年，回眸的喜悅。